



鐵手傳奇

唐宗龍 著

中华文学丛书

铁弓传奇

(下集)

唐宗龙 著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

铁 弓 传 奇

(下 集)

唐 宗 龙 著

•

农 村 读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山 西 省 临 汾 地 区 印 刷 厂 印 刷

山 西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180千字

1986年5月第一版 1986年5月山西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300册

书号: 10267·46

定价: 2.00元(套)

回 目

- 第二十一回 庆寿诞豪门摆阔宴
捧圣经神父勾淫妇..... (1)
- 第二十二回 飞酒盏宴席显奇技
探教堂囚室会情人..... (12)
- 第二十三回 恩与爱生活似网线
仇和恨人间事错综..... (24)
- 第二十四回 亮风节志士谈铁血
纵恶火豺狼袭畲寨..... (35)
- 第二十五回 挂祖图丛林奠亲人
献智慧群策议夺宝..... (46)
- 第二十六回 唱山歌畲姑吐挚情
拒彩带侠男告姻由..... (58)
- 第二十七回 耍蛇技施招进教堂
会英姑定计抛绣球..... (70)
- 第二十八回 习弈棋菲人学养性
议劫枪英雄展计谋..... (82)
- 第二十九回 瓯州府官兵运枪械
黑龙滩群英逞威风..... (92)
- 第三十回 刁奴才献媚进谗言
老淫妇无耻卖风骚..... (106)

第三十一回	耍花招洋狐戏老狐 誓夺宝壮士明壮志	(118)
第三十二回	真与假事物常变幻 好和坏人心实意外	(133)
第三十三回	丑修女舍身救畜姑 蒙面人抛粪戏武师	(142)
第三十四回	为夺宝血溅桃花岭 因中弹受羁却金亭	(152)
第三十五回	大酱缸有幸藏英雄 小马夫出言镇恶财	(163)
第三十六回	脱囚楼巧使瞒天术 聚畚山众议救人计	(177)
第三十七回	叶英玉星夜离魔窟 玛丽亚坟头施黑手	(193)
第三十八回	扮戏子群雄闹州城 挟财佬合力劫监狱	(205)
第三十九回	山歌刺人戏诱清兵 石炮惊天怒埋豺狼	(222)
第四十回	惩洋魔国宝呈异辉 兴中华儿女誓铁血	(233)

第二十一回

庆寿诞豪门摆阔宴 捧圣经神父勾淫妇

丽州是浙南山区的一个府治，府城四面群山环抱，竹木贱，米粮贵，大部分山民还处在“火笼当棉袄，薯丝吃到老”的艰辛日子里。可富贵人家可不亚于大地方，照样过着“朱门酒肉臭”的生活。特别是财势贯浙南的丽州首富戴茂财家里，更是日有小宴，旬有大宴，天天门庭若市，餐餐宾客如云。可是，自从那身任民团总头子的戴府少爷戴瑜在畲山遭雷龙一伙“暴匪”杀载后，家门也冷落了一阵。为了重振家声，维护财势，戴茂财送金馈银，疏通了文武官渠，把他逐走多年，跺脚发誓不准再进戴门的大儿子戴承业调回丽州。戴承业被他老子逐走的因由，数年前曾是丽州城乡的一大笑料。原来是这小子和戴茂财的宠妾三夫人勾搭成奸，后来竟公然敢和老子争风闹醋，使戴茂财无法忍受，最后以“逐出戴门，以清家规”而惩之。戴承业被逐后，无法在丽州立脚，就跑到邻县，起先依靠三夫人暗地送来银钱，仍日睹夜嫖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日子一长，三夫人的接济也枯竭了，无法再混，于是就和一帮无赖汉一齐投军进了绿营。凭着他的油嘴和会耍几下三脚猫，加上他老子的财名，不久就被提为一个小头目。这次调回丽州，在戴茂财的重金相抛下，戴承业被委命为丽州总兵麾下的千总，戴承业乘机把一班小兄弟又召在手下，这一来，戴家又增了权势，戴府又重振了昔日的威风。

这一天，是戴茂财的六十大寿辰，丽州的达官贵人无不在

相邀之列。戴茂财为了显示财势，数月前就招聘来许多能工巧匠，把府第从内到外全面翻修粉饰，雕梁贴金，画柱嵌珠，厅堂全部挂上特制的宫灯，把门庭装扮成金銮殿般豪华。

这天一早，戴茂财就让三夫人把他作了一番精心打扮，然后吸足乌烟，神彩奕奕地接待着陆续而来向他祝寿的官绅。

日近晌午，知府、总兵等大小官员都坐轿的坐轿，骑马的骑马，来到了戴宅，戴茂财忙着把一些地方要员邀到后堂客厅，吩咐下人冲来名贵的浙南“惠明白茶”，正坐下寒暄，忽听堂外唢呐高吹，鞭炮连响，一个下人急匆匆地进来报说：

“老爷，快，快，路公驾到！”

报说神甫路圣泽到，戴茂财忙从雕花鎏金的太师椅上站了起来，向知府和总兵等拱手道：

“诸位大人请稍候，路公来了，敝人当去迎之，失陪失陪！”

知府也站起，拂拂官服，端端红翎，招呼着说道：

“诸位大人，路公来此，我们难得聚会，不妨也去一迎吧！”

众官连声说是，唯有总兵不以为然地说：

“知府大人，我们是堂堂大清命官，对一个外国传教人，何必如此捧他怕他？别把这些高鼻子抬得太熊啦！”

“总兵大人，迎客未必是捧他和怕他哇，我们乃文明古国，历来是礼义之邦，当以礼待人呀！”知府振振有词地说到这里，又改口道：“话又得说回来，这些洋人也着实厉害，我们的圣驾都被他们逼出京都，世界闻名的圆明园他们

敢抢敢烧，他们究竟是天府上帝遣下的红毛神，还是地狱阎王派来的绿眼妖，我们也搞不清，反正连我们的老佛爷也让他们七分，我们何必惹他呢？当今外患是次，内忧属主，闹乱不息，叛民蜂起，需要时，我们还得求助于他们来‘以夷制暴’哩。总兵大人，你看，那大乱天朝的长毛，那大闹上海的小刀会，不是全靠他们的洋枪和或明或暗的帮助，才镇压下去的么！”

在知府的相说下，总兵也点着头离座而起，于是其他官绅也紧跟在后，排成了个长龙阵，去中门外相迎这个外国来山城的传教士。

神甫路圣泽见丽州的大小官员和知名士绅倾巢而出迎接他，感到无限得意又无比满足，他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金边眼镜，操着流利的中国话道：

“劳驾劳驾，中国真是礼义之邦，盛情难忘呀！”

知府一脸堆笑着跨上前去说：

“那里那里，路公言重了，丽州地穷民愚，路公能来此传经疏导，我们平日照顾不周，望多多包涵包涵！”

官绅们一齐脸装笑意地弯着腰说道：

“是呵，请路公多多包涵！”

路圣泽得意地“唔”了两声，被官绅们相拥着，在高吹的唢呐声中，傲然走进中门，戴茂财一边相引着他走进厅堂，一边说道：

“路公来给戴某贺寿，真使寒舍蓬壁生辉诞宴添彩啊！”

“六十是中国的甲子迴转年，密司脱戴，我祈祷你花甲重开，长寿不老，愿上帝保佑你，阿门！”路圣泽在胸前划着十字，随又拍拍挟在左腋下厚厚的《圣经》说，“我是既来向你祝寿，又是来给新教徒解说《圣经》的，贵府三夫人

自投教信天主后，可真虔诚呀！”

戴茂财装着笑点头道：

“是的，她虔诚得天天要上教堂，自我瑜儿遭不幸后，多蒙路公给他启示哇！”

“天主总是赐福给不幸的人，因为天主是无比仁慈的。”路圣泽道貌岸然的说教，使官绅们都肃声倾听，戴茂财打心底骂着：红毛鬼，你装什么正经。可脸上仍陪笑着把他引到后厅，在招呼相坐时，路圣泽说道：

“寿宴还未开吧？密司脱戴，乘这时光，我进去和三夫人释点教义！”

戴茂财说：

“唔，我倒忘了，你的新教徒还在里头相等着你哩，路公，你请便，待会开宴，我再入内相邀！”

路圣泽点点头，向满厅堂的官绅挥挥手，说了声：“生克友（谢谢）！”然后捧着《圣经》，威严地向他熟悉的侧院内室走去。

路圣泽走过廊堂，忽见迎头走来一位气宇轩昂的英俊汉子，两人一照面，路圣泽感到此人又陌生又面熟。按常规，他自到中国后，人们见他都要垂首躬腰，此人却对他显露出不屑一顾之态，昂首而过。路圣泽不由得从心底冒起一阵莫名的畏惧，又感到领受了一次难受的耻辱，他想发泄，又找不到借口，只得憋着气往内室走去。

原来这个和路圣泽照面而过的英俊汉子就是童南春。童南春为寻访叶德标父女的行踪和追觅国宝石雕双狮图的下落，乔装改扮混到戴家当马伕。后来困在大火中“救”出戴茂财，戴茂财见他忠心可嘉，相貌堂堂，武艺出众，就晋提他为戴府护院的教头，作为心腹，和原先的戴府武术教师魏

健平起平坐。

童南春见路圣泽急匆匆往三夫人房中走去，心想：这洋神甫挟着砖头样的书本，喘着气去找“三妖狐”，到底啥子事？于是在走廊里一折身，又转脚而回，溜到内室后厢，蹲窗外侧耳相听。

这时，路圣泽已走进内室，三夫人见了，眼珠儿一个飘溜，含嗔着说：

“这才来，把我都等腻啦！”

路圣泽点点头表示理解，随即上前把三夫人一把抱到胸前，俯脸连连猛吻着她的嘴，吐着粗气说道：

“马蒂儿，我这不来了么？！”

“轻点轻点，怪刺人的洋胡子，你想戳死我哇？”三夫人娇声着说。“盼你等你，你不来，来了，又这么猴急，不看外头，也不带上房门，要被人撞见，叫我怎个做人？！”

说着，三夫人脱开路圣泽的手臂，移步到门沿，探头往外一看，见四下无人，就忙掩上房门，问道：

“我家的老头呢？”

路圣泽说：

“在厅上相陪贵客。”

三夫人挤眉丢眼地说：

“你是贵客，怎么溜到这里？”

路圣泽把《圣经》一举，笑道：

“我是上帝遣我到这里给他的新门徒说《圣经》的。”

三夫人发出一串浪笑，扭着屁股挨到路圣泽跟前，闹着身子娇声说：

“那你快说《圣经》吧。说呀，说呀，嘻嘻，快说呀！”

路圣泽顺势把三夫人拉到怀里，猛揉着她的身子，呵呵

乐道：

“安琪儿，小宝贝，我这就说，这就说！”

三夫人被揉得格格直笑，喘着气问：

“神父，嗯，你，嘿嘿，不怕上帝惩罚么？”

路圣泽打着哈哈说：

“上帝是仁慈的，女人更比上帝仁慈，中国的女人，呵，更是‘范垒谷特’！”

“‘范垒谷特’就是好，很好！”路圣泽又解释着。

“比如你，中国人称‘半老徐娘’，可风骚却胜少女，真个天生尤物哇！范垒谷特！”

听到路圣泽瞎胡赞，三夫人更肉麻地捧着路圣泽的头放浪地相亲着。路圣泽心想：这个小骚娘，也真够浪的，难怪戴茂财被迷得魂颠神倒。想到戴茂财，路圣泽感到他在各方面都比这个又富有又奸刁的浙南豪门棋高一筹，连他宠妾都被他占有，心底十分得意，就问道：

“要是戴老头知道我们的关系，那醋火定要冲天啦，是吗？”

“他又不是傻佬，那会不知道！”三夫人说。“不过，他对我们的相交，是放心的。因为你是堂堂正正的外国神父，我是正正规规的中国妇道，谁也不敢在你路公脸上抹黑，你路公也不会给中国男人头上套绿头巾的哇，是吗？嘻嘻！”

说着，调笑着，两人吃吃格格乐个不停。

潜在窗外的童南春听得厌恶地暗骂：“无耻！”正待走开，忽见戴承业大步走向内室，童南春急忙退避开去。那戴承业一下推开房门，见路圣泽相拥着三夫人在嬉闹，一惊愣，气恼着大声说：

“路公，寿宴开啦！”

路圣泽急忙推开还搀着他不放三夫人，显得有些尴尬，但一会就恢复了常态。他理理法衣，推了推金边眼镜，捧起《圣经》，很有分寸地向戴承业微点一下头，踱开方步，走出内室，就加快脚步向厅堂走去。

路圣泽一走，戴承业呵斥三夫人：

“大白天关门跟洋佬胡缠，多不象话！”

三夫人一声冷笑，说道：

“嘿嘿，你老子还没死哩，你现还没全盘承业，还不是戴府老爷，就对我摆臭架啦？！”

戴承业说：

“我是劝你收敛点，免得败坏了戴家名声！”

三夫人连打三个鼻哧，尖着嗓子说道：

“好一个戴家的名声！当时你来勾引我，怎没想到戴家的名声？你不会不知道，那阿瑜实是你生的，他是我的心肝呀。他一死，我心都碎啦，神父导我信教，靠上帝的力量，我活了下来，现在你竟来训我败坏戴家名声啦，哼，没良心的，没心肝的，我跟你拼了去！”

见三夫人扭身上来，戴承业忙迎上抱个紧实，拍打着她的肩膀，柔声说：

“好人儿，我的乖，我怎么会对你没良心呢？现在我就来陪情吧！”

说着，戴承业伸手到三夫人腋下和胸脯乱抓乱摸乱揉起来。弄得三夫人格格笑个不停，好一阵，才带住笑，对着戴承业啐了一口，说道：

“呸，谁要你陪情，正经些，你该维护你们戴家的名声！”

“名声是跟着权势走的，古来帝王杀父戮兄夺妃的事挺多，谁敢说他坏话？嘿，还被颂为胆识过人，传为风流轶闻哩！”戴承业说着把活一顿，伸手在三夫人腿上一扭，听三夫人装娇一嚷唤，忙又轻轻抚摸着说：“我是戴门长子，子承父业，天经地义，你是老子最疼爱的宝贝产业，我理该继承，你不喜欢我继承么？嘻嘻！”

三夫人吃吃笑着，猛地用力把戴承业往白藤躺椅上一推，然后一头栽倒在他身上，放荡地格格大笑起来。

童南春听这对“宝贝”说得越来越不堪入耳，就吐了口唾沫。正待离开，忽听三夫人停了放浪的笑声，问戴承业：

“你呀，吃什么干醋？你以为我会喜欢那满身长毛臊气冲人的洋神父么？呸，我厌死了这个洋佬！”

“那你为什么要跟他调情得这么热火？”

“那是按你老子的意愿，勾引这个见女人就眼冒绿光的洋毛子，想从他手里捞回一件宝物呀！”

“什么宝物？”

三夫人压低了声音说：

“叫什么‘双狮图’的，是皇家御宝，自圆明园被红毛鬼火烧后，这宝流到了民间，不知怎地被一跑江湖的父女相藏了。后来，这父女卖艺到丽州，宝物的事被你老子探知了，又给那鬼灵的神父知晓了，于是两人就合计要获得此宝，可是，任凭软硬兼施威胁利诱，那江湖老头就不买帐，后来——”

三夫人咽口水，声音放得更细了，可是，凭童南春练就的灵敏听觉，仍把话听得十分清晰。只听那三夫人继续说道：

“后来，那不知趣的江湖老头被你老子逛进家，用药谋了，尸体就埋在后园里，他女儿后来也被逛来，不知啥因

由，又给神父弄去，大概也给弄死了吧！”

童南春一听，心里一阵创痛，差点要晕倒在地。他挨紧房壁，强打精神，继续听着，这时，戴承业已耐不住追问：

“那宝物呢？”

三夫人说道：

“当然已谋来了。不过，听说还缺了一颗珠球，后来给神父取走了，据神父说：‘此宝若带到国外，价值金山银海，待售后，款金当和你阿爹平分，因恐口说无凭，两人还签了合约哩！’”

戴承业摇头道：

“和红毛鬼合事，哼，靠不住！”

三夫人说：

“就是么！你老子后来发觉上当，加上传说皇上已发旨，说谁能献上此宝，可封‘献宝状元’，可做高官，可骑白马，可赏千金。你老子想要回此宝，可又没个好法子，他见神父对我有意，就要我和他交往，缠住他，设法探得宝物的藏处，偷回宝物！”

“能吗？”

“这洋佬太猾，一时那能得手！”

戴承业戏谑着说：

“嘿，结果是，你偷不到宝，人反先被他偷去啦！”

三夫人啐了一声，就打情骂俏地举拳敲打着戴承业。

童南春听这对前子后母又闹起不正经，就待离去。可能是他刚才听到叶氏父女的讯息受击过重，才猫步走了没几步，就感到一阵目眩头昏，耐不住一个踉跄，“蓬”一下碰到板壁上，把正在调情的戴承业和三夫人吓了一大跳。戴承业急忙整好衣衫，开门出来，厉声喝道：

“谁？”

只见童南春弹着衣衫走过来说：

“是我，因走得急，被那只小凳绊了脚，差点摔倒啦！”

“你来什么事？”

“要开宴了，老爷叫大少爷快到厅堂去招待宾客入席！”

戴承业“唔”了一声，转身装正经地向室内招呼道：

“三妈，我告辞啦，改日再来请安！”

三夫人在里头也煞有介事地回说：

“大少爷，你走好，多谢你的问候！”

童南春心底暗骂：呸，什么豪门望族，明挂礼义廉耻，暗皆男盗女娼，全是一些不要脸的畜生！嘴里也不再多搭话，就和戴承业一道，快步走向厅堂。

戴府的中堂，是雕梁画栋的红漆大厅，中堂正壁，复盖着鲜红的彩缎，一个由纯金打制的特大“寿”字悬在高头，它以刺眼的光泽，相告着这家主子的财势。“寿”字下摆着一张长长的镏金镶翠的樟木香案桌，桌上摆着寿桃、福桔、佛手等以鸡血石为质，由浙南石雕名匠精心刻出的供品。三对不同款式的烛台，高燃着六支大红烛，两旁堂壁上满挂着丽州达官贵人送来的寿联寿帐。这时，戴茂财正邀请着知府、总兵和神甫路圣泽等上座首席，他见戴承业匆匆而来，就瞟了他一眼，戴承业也不多问，忙去招呼宾客入席就座。

入席开宴后，戴茂财见童南春还在厅下走动，就用手指着右侧一席宴的空座说：

“童教师，来来，这里就坐吧！”

童南春回道：

“不忙不忙，今日事杂人乱，我还得去招呼一班弟兄加严岗卡！”

戴茂财赞赏地连声说：

“好，好，好！”

路圣泽俯身低声问戴茂财：

“这位是？”

戴茂财立即接话说：

“是我家的护院教师，他曾在大火中救过我，为人忠义，武艺也不凡！”

说罢，戴茂财又把童南春召上中堂，说道：

“童教师，这是天主堂的神父路公，他可十分赞赏你的忠义哩！”

路圣泽十分威严地站起身来，双手接着胸口，以那洪亮又动听的教士腔调说道：

“能在劫难中奋身救主人，中国人谓之‘忠义’，《圣经》上称为‘爱’，要不是主赐他一颗博爱的心，他就不会这么去做，这是主造就了他，指使他这样去做的。因为主无时不在拯救劫难中的人，主是至高无上的，让我们都来听主的使唤，这样才能博爱众生，摆脱昔难，阿门！”

随着一声“阿门”，路圣泽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然后双手向两边一摆。那些跟着听路圣泽说话而纷纷肃立的达官贵人，跟着路圣泽坐下而重新就座。知府和总兵等丽州大员，对路圣泽“主呀主的”胡诌虽不甚懂，却忙不迭声地连连点头，并异口同声称赞着童南春“忠义可嘉”。

众口相赞着童南春，这时却激怒了坐在下席喝着闷酒的一个大员，他执起一把锡打的大酒壶，高声嚷道：

“童教师忠义功高，我当敬你一壶酒！”

随着“呼”地一响，那把大酒壶就向童南春的胸口飞掷过来。

第二十二回 飞酒壶宴席显奇技 探教堂囚室会情人

在寿宴上，呼着要给童南春敬酒，而猛力掷去酒壶的不是别人，就是那戴家的武术教师魏健。

魏健在戴家十分吃香，他和管家韦五，两人原被称为戴府的“文武丞相”。那风流少爷戴瑜，视魏健和韦五为左右臂，从横行城乡到抢妇嫖妓，主仆仨都是同路人。自戴瑜暴死后，戴家一度消落，戴茂财对韦五和魏健也显得格外冷淡，而把童南春抬出来当护院教师，处处有意抬高他，把这个昔日他们不屑一顾的臭马伕说成是奴仆事主子的楷模。对此，魏健早就心蕴窝囊火，一心等待时机发泄。他心想：一个马伕，有何武技，只是凑巧干了一件“救主”的事，竟得如此重用！特别是平日里那不卑不亢的神态，更使魏健添火。魏健也曾数次寻衅，童南春却以退让了事。魏健心感得意：哼，臭马伕，你避得初一逃不过十五，总有一天我得露一手，叫你当众出个丑！今日宾客如云，魏健内外皆无人相睬。入席后，他蹲在下桌，一开宴就大饮闷酒，正喝个半醉，听着满堂人在称赞童南春，怎不怒火迸发，于是就抓起装满酒的锡壶，运气于腕，猛力一抛，向童南春胸口飞掷过来。

童南春见掷来的酒壶虽倒转飞旋，但滴酒不漏，知道魏健已用了气功，于是也运气在手。说时迟那时快，忽地酒壶已击到他胸前。好个童南春，但见他不避不闪，伸出手掌，用姆指和食指迎着壶把一挟，就捏个稳实，然后把锡壶托